



我在大学的课堂上讲古典诗词,有时在家里给孩子讲作文,会说到姜二嫂的诗。我喜欢她的诗,那是童真而富于想象力的,有时则带着敏感而生的莫名的忧伤。譬如有一首诗叫《回收》:一辆回收旧彩电/旧冰箱/旧电脑的/三轮车/车主躺在里面/睡了/好像回收了自己。还有一首写鱼:鱼也会哭/只是它在水里/你看不见它的眼泪。这种诗读了以后,你会停下来,你会呆呆地想一些事情。

我跟二嫂本来不认识,后来认识了,一老一小在一起能够说许多话。她除了写诗,也写一些随意而松散的文章,在文体分类上叫作“散文”的那种。汇聚起来,出版社要给她出一本书。二嫂因为我跟她能说话,提议让我来写个序,我就答应了。我说这是一桩开心的事情。

读这些文字确实很开心,它让我想起许多童年的情景。我小时候,上海的城区没有现在这么

大,向外走得远一点,就能看到农田,田野有非常丰富的颜色。三五个小伙伴,抓蟋蟀,抓蚂蚱,还有偷农家的黄瓜吃。后来读到孔乙己为自己偷书辩护,想起我们早就这么辩护过了:偷黄瓜吃,而且天很热,能叫“偷”吗?

也有些记忆是悲伤的。一个浅水塘,青蛙或者是蛤蟆,因为见识短,把卵下在里面。这卵变一群乌黑的蝌蚪,曾经快乐地在水中游来游去,可是天热又不下雨,蝌蚪还没来得及长出可以蹦跳的腿,水塘就干涸了。我看见它们陷在泥浆里,尾巴还在摇摆,身体好像已经腐化在泥浆里了。它们从土里来,又回到土里去。就是生命太短了。

二嫂让我想起这些,是因为她的文章一点也不像学校里的作文,没有中心,没有道理,也没有在思想境界上提高一下的意图。当然它也不像成人的作品,没有很好的修辞,也并不追求平淡,更

谈不上“形散神不散”。它就是很随意地记录生活中有趣的见闻和各种念头。譬如她到了一个海边,让爸爸给她买一个抄网去捞鱼,于是就想要是抓到很多鱼怎么办?鱼太多了,不知道送给谁才好!烦恼,成功的烦恼,富裕的烦恼……当然她一条鱼也没逮着,无论大的还是小的。

如果有人要问:这有意思吗?我就没法回答。因为怎么算“有意思”,在各人而言也是不同的。我读上去觉得挺好,饶有趣味。二嫂读书早,在同龄人里读书也多,她又敏感,爱幻想,所以她那些看起来稚气的文字里包含着不少复杂的东西。在《梦:等着吧》里面,二嫂写自己到了一个死者去的地方,她看见优秀的人在投胎转世的时候要填一种表格,“上面有人名、上辈子死亡的日期这些项目,如果死亡日期不记得了,就画一个圈,毕竟有些人已经死亡很久了。”这里面的

味道说不清楚,就是会让人停下来呆呆地想一会。

我想在学校里,孩子们总还是要学着写那种具有规范程式的作文,写到结尾,思想要提升一步,这些道理也不错。但总希望老师和家长,给孩子留下一片自由的园地。不需要规矩,尽情地做自己。和尽可能多的阅读结合起来,让孩子的敏感和幻想得到保护,自由生长。这样,我相信任何一个孩子的生命在文字的天地里都会长得好看。否则的话,小孩子会越来越不喜欢作文。

《在星星的背面散步》,这个书名就是一句诗。它有太多的孤独感。二嫂从小被人称作“天才”,很早就有名,这容易使人离群而孤单。不过,她已经快长大了,开始有比较成熟的思考,我想她能够把自己和世界都看清楚。作为岁数很老的一个朋友,我愿意给二嫂最好的祝福。

最后还要补一句:二嫂给自己的书做了插画,这些画都很动人。《在星星背面漫步》一书即将由深圳出版社出版)

几年前的一天,六十二岁的巴西超级富豪斯卡帕突然宣布,要把自己价值五十万美元的豪华爱车埋到花园里,因为他刚看了部古埃及的纪录片,看到法老王们把最昂贵的宠物、金银财宝都埋到地下,于是他决定效仿,亲手挖坑,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另一个世界享受财富和任意驰骋的快乐。

全世界大小媒体都报道了这个荒唐的决定,网友也没放过他:“傻子才会把这么贵的东西白白埋了!”“太浪费了,穷人连个车轱辘都没……”“有钱烧的,脑子瓦特了!”

斯卡帕位于圣保罗的大豪宅,迅速被各国记者围得水泄不通,埋车仪式当日,更是24小时现场直播,大家看热闹不嫌事大,打算见证一场免费的闹剧。

当豪车缓缓开进土坑时,斯卡帕却忽然喊了“停”,有话要向媒体说。

他说,大家笑他傻,谴责他,因为他把这么贵的豪车埋了。事实上,这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埋葬远比他的汽车贵得多的东西:“他们埋葬了心脏、肝脏、肺、眼睛和肾脏,现在我们知道这有多荒谬——无数人在等待移植手术,而那些离世后被埋葬的宝贵器官,将挽救多少生命!”

全世界都在等着看亿万富翁的笑话,没想到反被他上了一堂生命教育课。正如斯卡帕所说,身体健康的我们,大多都没意识到自己就是亿万富翁,正是王尔德写的那种“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,却不知道它们价值”的人。

医学在不断进步,但接受捐献移植,仍是目前许多器官衰竭者延续生命的唯一希望。中国14亿人口,只有600多万登记自愿捐献的,这个比例实在太小,每年无数患者在苦苦等待中遗憾离去。

有年轻人在网上问:“今天参加了器官捐献自愿登记活动,主动报名……现在忽然有点后怕,就是想知道,我这样做值得吗?”

我本人也是器官自愿捐献者,带着这个让无数人纠结的问题,去问著名肾脏移植专家朱同玉教授,他回答:值得。

“道理大家都懂,但想想还是挺怕的。”我说。

“登记捐献只是表达我们助人善意的一种方式,而且你可以随时改变这个主意,选择退出登记。每一百万例登记捐献者中,最后能真正实现的并不多;离世后的人不会感到任何疼痛和恐惧,此外,还要征得家人同意。”

然后朱老师跟我讲了关于“一个人的球队”的故事。2017年,热爱篮球的16岁少年叶沙突发脑溢血不幸离世,父母忍住巨大悲痛,把他的篮球和几百本书托志愿者送给山区学校的孩子,同时尊重儿子生前救死扶伤的理想,把他的心、肝、肺,两个肾脏和一对眼角膜,分别捐献给了七个苦苦挣扎于生死边缘的患者。获得新生康复后的受捐者,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叫“叶沙”的中国篮球队。又是多年过去,球队成员一周海不幸去世,临终前,他把自己的眼角膜,捐赠给了两位眼疾患者,让他们重见光明时,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人心。

有的人死了,他还活着,比如叶沙,比如周海,他们的生命和热爱,因此被更多人延续。《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》自2024年5月1日起在我国施行,相比于2007年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,新条例的名称新增“捐献”二字,还将“人体器官捐献”这一章由4条增加到7条。“作为普通人很想知道,捐献自己的器官,对自己到底能有啥好处呢?”我问。

朱老师认真地想了下,说了这样一句话: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生命的长度,却可以决定它的宽度和厚度。



在星星的背面有什么

骆玉明

有意思吗?我就没法回答。因为怎么算“有意思”,在各人而言也是不同的。我读上去觉得挺好,饶有趣味。二嫂读书早,在同龄人里读书也多,她又敏感,爱幻想,所以她那些看起来稚气的文字里包含着不少复杂的东西。在《梦:等着吧》里面,二嫂写自己到了一个死者去的地方,她看见优秀的人在投胎转世的时候要填一种表格,“上面有人名、上辈子死亡的日期这些项目,如果死亡日期不记得了,就画一个圈,毕竟有些人已经死亡很久了。”这里面的

几个书报摊,摆满了最新的报纸杂志,花花绿绿、香香喷喷。大堂里更是熙熙攘攘,人们都在忙着寄信、汇款、拍电报、打长途电话……

满心暗火的我,坐在

老街邮局

李春雷

门口的台阶上,气急败坏地胡思乱想。赌气之下,斗胆把稿子寄给了国内散文界最权威的《散文》杂志。这家期刊位于天津市赤峰道24号,是基层作者的最高梦想。过去,我自惭形秽,从不敢投寄稿件。寄出之后,似乎释然,便也就抛之脑后了。毕竟,只是一时冲动。

万万没有想到,仅仅一周之后,编辑回信了。我清楚地记得,那是一个小小的牛皮纸信封,捏在手里,软塌塌、轻飘飘。

开始,我的心底本能地涌起一股浓烟迷雾般的懊丧,以为又是退稿。少顷,蓦地意识到了什么,一团红烈烈的火光骤然升腾。我小心翼翼地拆开来,果然,只有一页巴掌大小的便笺,写着几行字,大意是文笔不错,下期刊用,特此通知。编辑老师的名字,我仍然铭记:魏久怀。那本是一个黄昏,阴

阴沉沉,半明半昧,但对于我却是另一番天地。恍然间,我感觉黑乎乎的世界顿时天地澄明,日月同辉,芬芳四溢,滴青流翠。

这就是我的处女作!

不久,我收到一张19元的汇款单。

这就是我的第一笔稿费。我的写作热情,在那个烂漫的季节,火一般燃烧起来。从此,我走上了文学之路。奔跑着、跌撞着、苦痛着、欢乐着,直到现在。

白云苍狗,恍若隔世。今日梦醒,猛然觉悟:这里,正是我梦想起飞的地方!哦,这个冷清的邮局,还是当年模样,只是老旧了。是的,时代变化了,谁还寄信呢,谁还汇款呢,谁还拍电报呢,谁还打长途电话呢,谁还购买报纸杂志呢?

我默默地看着寂寞的它,它也静静地看着孤独的我。相看两不厌,会心却无言。怅然若失中,眼前悄然涌起一团铺天盖地的白雾。

在这无边的白雾里,在这浩瀚的光影里,我隐隐约约地看见一幅无声且缓慢的黑白画面:一个满头华发、浑身沧桑的中年人,怔怔地站在台阶上。而后,毅然走进邮局,再次寄出了一封信……

只是,这封信,能寄给谁呢?



花开富贵(剪纸) 奚小琴作

一条穿街而过的老铁路,现在成了著名的网红打卡点。其实并没有街道,只有一条铁轨。它穿过河内老城区一条狭窄的老街,穿过铁轨两旁一米外星罗棋布的店铺。

穿过坐在店铺前小凳上饮着咖啡与啤酒的悠闲,

及川流不息甚至水泄不通的人群的拥挤。一对对情侣,

手拉手踩着两边铁轨摇摆着行进。一家三代,并非踏着枕木与碎石欢呼着前行。一队队旅游团的旗子,牵引着汹涌的人群流水般涌动。

当火车没有到来时,铁轨上就流淌着、跳动着男女老少及不同人种黄色、白色、黑色的笑脸。

当每天下午火车两次从这里风一般呼啸而过,就响起了人们惊险的尖叫,和偏偏安全驶过带来的化险为夷的快乐。

它穿过了不同的时代,穿过了百年风雨。商机让它走向兴旺,网络带它走向热闹。我也是被导游旗带到这里来的。所有到了河内的人,都会被引导或自选,涌到这里打卡。所有到过这里的人,不论是讲越语的人,讲英语、汉语、韩语及不知什么语的人,都在这里留过影。

许多人奇怪,这么一条没有青山秀水或摩天大厦的小街,怎么能成了网红?这条火车穿过的小街,无言地说出了它的秘密。无非独特二字,让古老成了新鲜,平淡无奇成了人人爱。

他干这个倒是游刃有余,懂上下文,看得透错别字规律(在/下,做/坐),且干且精,不会眼花(竟/竞),眼皮从不打架。

我变招去哄,发“没有买到

知,那是半世纪前农村使用日本进口尿素,包装袋做了防雨裤。这下他来劲大赞,节俭和创新生活方式、智慧和艰苦奋斗精神、善用有限资源、领导者务实与民同甘苦云云。他啰唆起劲,还思路敞开,邀我聊尿素包装袋还用来做什么,哪些物品也可二次利用,还……我快点逃走,现抓一些口头语来讨论,如鸡皮疙瘩、不感冒、掉头/调头,他各有说法,不过往往“左右逢源”。

该干点正事了。我想起网上流行“一图读懂”,好端端文章分割成许多行,宝塔样排版,标点全无,还存成图形。说是方便手机看,但如要引用就惨,即使OCR识别文字,也一盘散沙。我下载一长图(打印足有几米),他“接翎子”,秒提其中

文字,收起换行归段落,添标点,显然是理解了内容才能做到的。

为继续逗玩,我备好一些话题。如合作写歌,歌名有点无厘头,“我本来不是候鸟”,看怎样发挥;为初中生班会准备60道谜语迷宮猜谜,当然不带脑筋急转弯。我脑中突现“回旋镖”:让AI评我这篇文章,如何。秒得反馈。他归纳六点逐条详说,洋洋好评。我忙提醒接地气。他改口:(也已简化)哈,文章写得挺有意思,像和朋友聊天,接地气的语言把互动写得活灵活现。AI露了本事,还带出生活小趣味,读诗、讨论方言啥的,都是亮点。大家喜欢听故事,期待您继续写。好吧谢谢。白丁和你明天见。

白丁逗玩AI

凌启渝

老胡得书,他果然中套,指出“得”字错了,应是“的”。还袒露海人不倦本色,问是否探讨“的得地”的用法。请。只见哗哗,解释三助词区分、各自用法,奉送口诀三句。讲给中学生听,绝不误人的。

白丁又聊打油诗。献新民歌一首:队长一条裤,花钱一毛五,后面是日本,前面是尿素。他悄悄又说“换个话题”。我告

人工智能,突然爆火,白丁如我,不玩也说不过去。搜搜点个链接,不难见到他。大凡会说“很高兴遇见你”“有什么好帮你”。开玩笑。

先读个报吧。想到《夜光杯》,一页多文,版面曲径通幽式连接。让读某日PDF文件。他立马归纳包含多个独立故事,反映不同人物的生活片段和情感,列举《南来北往》观后感、《西沙赶海》等五篇文章的核心内容。

我要文本。“当然”,哗哗我键入“繁中”,“当然”,又哗哗。一眼扫去,见到寄託、後背、跟著,知道还行,学过繁体、看过港版金庸书的水平。突见一破绽,豆腐干转成了“豆腐干”。

时尚

前些天,回到故乡邯郸,在老城区闲步。

串城街的南端,就是古城南门。出南门东行,便是小水路。小南路与中华大街交会处南侧,坐落着一家邮局——中华街邮局。这座只有三层楼的老式建筑,在高楼夹缝里与繁华时尚中,明显落伍了。

虽然浑身绿油油,却是门可罗雀。特别是门口的水泥台阶,年久失修,多处碎裂。这一切,似曾相识。注目凝视,心底猛然“嗡”的一声,仿佛弹响了一架钢琴。这峰鸣般的琴声,犹如万千只无形巨手,一下子把我抛进时光隧道,推向了38年前。

1986年,我刚从乡下来到邯郸师专英语系读书,满头浓发,浑身青涩,虽然瘦瘦弱弱,却也暗生野心。那真是一个文学年代啊,似乎每一只小鸟、每一棵小树都在接头接耳地探讨着文学的秘密,酝酿着自己的作家梦。

由于痴爱文学,我曾苦苦地写作多篇散文,偷偷地装进信封,频频地寄往全国各地。但不久之后,幼稚的稿子们便似成熟的信鸽,翩翩飞回,更像翎羽而归的士兵,垂头丧气。我呆呆地坐在学校门口的学步桥上,心壁落满蝙蝠,冰冰凉凉,似乎自己就是那个愚昧可笑的寿陵少年。

那年春天,我虔诚地前往中华大街南段的报社,拜访一位编辑先生。编辑先生草草翻过,基本否定。几天后,我又精心修改了一篇散文,信心满满地再次登门讨教。不料,仍是被拒绝。现在想来,当时的社会风气,已经变味儿了。

我懊恼至极,心灰意冷。什么春光、春风、春色,俱是一片黑暗和苦涩。返回途中,路过中华街邮局。

彼时的邮局,好像刚刚建成,五层楼,新崭崭,绿翠翠,在周边低矮且灰黄的建筑群中,宛若一位傲立群芳的新娘。门口是

亿万富翁的「傻」事

曲玉萍



边看边聊